

英国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国短篇小说选

朱 虹 编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责任编辑：徐日珪
封面设计：张守义

英国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352,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9

1980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5,000

书号 10019·3058 定价 1.35 元

浅谈英国短篇小说的发展

如果仅从篇幅的大小来看，那么，英国短篇小说的发展，至少可以追溯到乔叟。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某些篇章确实很精彩，特别是几段引言中的人物描写，可谓现实主义的珍品。他的一些小故事受意大利的影响，生动活泼，幽默而有个性，另外有些故事则很平庸，没有摆脱宗教世界观的影响。十五世纪出现了散文体的亚瑟王朝故事，基本上是关于封建骑士的事迹。到了十六世纪，英国文学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受意大利的影响，反映市民社会的故事开始流行起来。罗伯特·纳什的《不幸的旅客，或杰克·威尔顿的一生》是英国最早的冒险故事。托玛斯·德洛尼的作品是市民小说的典范。他的关于传说中的伦敦市长西蒙·艾尔的故事，描写学徒出身的鞋匠西蒙·艾尔勤劳起家，与自己的学徒的关系和谐等等，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散文故事，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十七、八世纪，英国散文的代表作家艾狄生与斯梯尔的散文集《罗杰·德·柯维利文献》也带有故事性。十八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兴起，菲尔丁等作家的长篇小说中时而穿插一些故事，如《汤姆·琼斯》中的《山里人的故事》等。其他现实主义小说也有类似情况。穿

插在小说里的是纯粹的“故事”，或在情节之外加上一点道德说教，如此而已。倒是稍早一点的笛福的《威尔太太显灵记》，本身虽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鬼故事，但在心理描写上却非常接近现代作品，不仅在十八世纪，就是在十九世纪也是罕见的。

十九世纪，英国小说进入黄金时代，出现了司各特、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白朗蒂、盖斯凯尔夫人以及特罗洛普、哈代等一批杰出的长篇小说作家。当时，出版业发达，不仅图书印制渐多，而且定期物流行起来，不少作家都经常为杂志撰稿，狄更斯自己还创办了一个文学刊物《家常话》。文学杂志上经常分章连载长篇小说，狄更斯的许多作品都用这种方式发表，每章末尾留下的悬念就是适应连载的特点而设计的。由于杂志的流行，英国的长篇小说越来越长；而短篇小说作为独立艺术形式，其发展反而受到阻碍。这与美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在那里，杂志的流行促成了短篇小说的发展，杂志不仅为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提供了园地，而且他还由此提出了短篇小说创作理论，即著名的“统一效果”论。至于英国，现代著名小说家兼文艺批评家贝茨在《现代短篇小说论》一书中明确说到了“英国十九世纪短篇小说的贫乏”。在美国，欧文、霍桑、麦尔维尔等都写出了具有特色的短篇小说，如欧文的《睡谷传说》，霍桑的《教长的黑面纱》，麦尔维尔的《文书巴特尔比》等等。他们的作品结构严密，语言简洁，每一笔都有助于制造气氛，使读者在不知不

觉之中被牵进作家所描绘的艺术境界。而相形之下，英国十九世纪上半叶长篇小说里穿插的短篇是名副其实的“故事”，不具备短篇小说作为独立艺术形式的特点，就是单独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也远不及作者的长篇代表作。这种情况的形成跟十九世纪作家在创作上的特色不无关系。无论是司各特的历史画卷，狄更斯现实主义的暴露，还是白朗蒂的浪漫主义的象征，都需要巨幅画面才能充分展开。萨克雷作为小说家，自比木偶牵线人，除了操纵木偶表演之外，自己还在幕后发表对人生的喟叹和对世事的讽刺性评论，这也不是短小的篇幅所容纳得了的。而他们的中短篇小说，如《奇怪的顾客》、《囚犯的归来》（狄更斯）和《丹尼斯·哈格蒂之妻》（萨克雷）等，都充满说教气味，看不出这些作家所特有的讽刺的锐气和漂亮的文体。就算是较好的《加瑟琳》、《巴里·林顿》（萨克雷）等也不过是浓缩的长篇小说，还不充分具备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因此，本集没有选收。至于那一批女作家奥斯汀、白朗蒂姊妹、乔治·爱略特等人，好象对自己的艺术特长有自知之明，根本不愿意用短篇形式束缚自己。本集选收的盖斯凯尔夫人的《莉比·玛什一生中的三段时间》其实也是浓缩的长篇，不过描写工人状况细致动人，为十九世纪文学所罕见，而且较少《玛丽·巴顿》中的说教。此外选收的司各特的《流浪汉威利的故事》是司各特的小说《雷德冈特利特》中的插话，有“英语文学中最佳短篇小说”之称，它从现实逐步转入超现实，读者被它牵着上天入地而忘乎所以。写过《为恐怖故

事一辩》的司各特，在这里也做到了奇妙地控制气氛，与爱伦·坡为短篇小说规定的要求不谋而合。《货郎的故事》是狄更斯短篇小说中难得的没有说教气味的一篇；它是《匹克威克外传》中的一个插曲，与全书气氛协调一致；它充满了欢快嬉闹的气氛，读者被引入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没有真正的罪恶，只是使人感到因制服了讨厌的家伙而痛快。狄更斯在这里把故事背景放在酒店也是别具匠心的，因为自莎士比亚时代以来，乡村酒店就是下层人民欢聚作乐的地方。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家当中，在我国一向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安东尼·特罗洛普擅长用含蓄的幽默写外省教区里的斗争和政界的内幕；他在短篇小说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他的《巴拿马之行》以深刻的心理描写创造性地处理了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中许多作家都涉及的题材——平民知识妇女的出路问题。故事中女主人公由于没有出路，不得不动身到拉丁美洲去嫁给一个从未见过面的有钱人。作者细致地描写了这位有文化的敏感的妇女对于这种处境是多么的难以忍受。作品表明，应该怨恨的是使这样有“人”的价值的妇女落入如此境地的那个社会制度。

十九世纪后半叶，在欧洲大陆上的法国和俄国，短篇小说获得了重要进展，法国有梅里美、莫泊桑、法朗士，俄国有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他们把短篇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推向从未有过的高峰。但他们的影响传到英国，还是稍后的事情。

在这个时期的英国，在原先现实主义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一群作家，如哈代、班奈特等人，他们不仅继承了老一代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且在英国文学中第一次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中短篇小说。虽然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象美国作家那样提出过明确的短篇小说理论。除上述两人外，这批作家还有康拉德、史蒂文生、乔治·吉辛、王尔德、威尔斯、吉卜林、高尔斯华绥等。

这一批作家很难进行分类，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统一的运动，他们的思想和艺术特点各异，但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说，他们的创作是现实主义小说向纵横发展的结果。

以悲观宿命著称的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一般公认是英国资本主义社会从上升进入衰落、特别是英国农村衰落景象的挽歌。他的短篇小说集《威塞克斯故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这里，哈代通过贵族家庭的崩溃、个人命运的悲剧以及贫穷农民破产的故事等，描写了农村宗法社会的彻底瓦解。本集选收的《三怪客》是哈代的名篇，故事通过农村茅屋里的欢聚，集中了乡村里的各式人物，故事情调变幻急速，有时幽默诙谐，有时转入悲剧境界，情节紧凑完美，高潮之后的尾声淡淡几笔点出了破产农民的悲剧命运和穷人之间的互相支援。在哈代之后，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位重要代表要算高尔斯华绥。高尔斯华绥作品的数量很可观。这里选收的《苹果树》实际上是一个中篇小说。它在社会批判的深广方面虽都不能跟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佳作媲美，可是在描写真挚感情方面着墨很浓，达到

十九世纪英国作家不曾有过的深度。《苹果树》又一次写了不知有多少作家写过的题材：社会条件造成的爱情悲剧。可是作者能做到不落俗套，男主人公阿瑟斯特主观上不想欺骗乡下姑娘曼吉，但阶级地位和文化教养上的距离使他们无法共同生活。阿瑟斯特看着商店里的时装，不能想象曼吉穿着这一身时髦的衣服还继续是他所爱的曼吉。小小的一个细节就足以把阶级的鸿沟勾勒出来了。

十九世纪末，自然主义潮流一度对欧洲大陆上的小说艺术发生过很大影响。在英国，自然主义的代表是阿诺德·班奈特和乔治·吉辛。他们都擅长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通人的平庸、卑琐和灰暗的生活，并从这些生活材料中寻找戏剧性。乔治·吉辛，我国过去介绍较少，他的短篇小说具有英国自然主义小说的特点，画面往往比较灰暗，揭示出贫穷给人造成的精神堕落。他还善于客观、冷静和不动声色地挑开普通人的普通行为背后的卑劣与残酷。过去我国介绍的《快乐家庭》就是一例。这里选收的《门房的女儿》也是写小人物的命运，没有重大的冲突，但从一个人的尊严所受的损害来说，也不失为刺痛人心的悲剧。

史蒂文生、王尔德、威尔斯、康拉德等虽然在创作倾向、题材和艺术手法方面相差很远，但从大的方面看，也可以说有一个共同点，即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表现了新浪漫主义的崛起。新浪漫主义的代表史蒂文生是我国广大读者

熟悉的作家，他的《宝岛》、《新天方夜谭》等长期以来深受青少年读者的喜爱。他的身上有司各特、大仲马和爱伦·坡的影响，他的作品说浅也浅，但他的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如《马克海姆》、《奇异的门》、《嵌在墙里的门》等等，都是超现实和奇想的题材，并富有哲理。作者抛弃生活的表面真实，用新的眼光和大胆的去发掘生活中、人心中意想不到的秘密和曲折。在他看来，这一切单靠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是达不到的，必须引着读者进入浪漫想象的宝殿。威尔斯的奇想与史蒂文生不同，他是科学幻想家，预言家，他的身上也有爱伦·坡的影子，但他的倾向更健康，更积极。与史蒂文生很相象，他的著名的《隐身人》也通过神鬼故事揭示人性的两面，既是故事又是哲理。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威尔斯在他那些篇幅浩瀚的科学幻想小说中，不仅大胆幻想人类征服自然方面将取得的进展，而且还预言了科学的发展既能造福人类又能危害人类的两面性，这一点从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发展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英国是个长期称霸海洋的岛国，但它的最重要的写海的作家却是波兰籍的约瑟夫·康拉德。他是英国文学史上的奇人，一个不属于任何一个流派的孤独者。康拉德自己当过水手，不仅写航海题材，而且还写黑非洲等异国风光，写大自然的狂风暴雨，写个人由于偶然的机遇陷于奇特的处境而与自然原始的力量相冲突等。同时，他也写人的内心的狂风暴雨，写人心中那些最黑暗的东西。康拉德是个阴郁的作家，但归根结蒂，通过斗争的结局，他还是表现了对人类进

步的信心。

英国的另一位无法归类的奇特作家是吉卜林。由于同大英帝国的意识相联系，他的作品解放后在我国基本上没有介绍过。但吉卜林在英国小说史上，特别是短篇小说史上的地位却不能完全抹杀。他的长短篇小说数量可观，此外还有诗歌等，一度是英国被引用得最多的现代作家。他还写过娓娓动人的童话故事，深得儿童的喜爱。吉卜林长期生活在印度，作品大部分是印度题材，写印度那些奇特、齜齜甚至可怕的现象。他创造了自己的小说风格，语言粗野而准确，结构严密，充满意想不到的曲折，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吉卜林作品的整体反映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殖民地社会，但他往往是站在英国人的角度看问题（即便不是站在英国人的立场上），这就使他的眼光受到局限。本集选收的《在格林诺山上》一篇，反映了一个印度殖民主义雇佣兵起义和被打死的悲剧，但作者完全是从外部看这件事的。最后的一段话颇有趣味：故事叙述人是一个英国兵，他怀疑被打死的可怜虫也有他的爱情、他的生活，但这仅仅是瞬间掠过脑海的一个猜测，过后就不去想它了，也根本无从了解。的确，吉卜林的作品包含了许多粗鲁的、反民主的因素，有时把帝国主义意识掩盖在神秘主义之中，这些都是我们要批判的。英国另一位无法纳入某一流派的作家是萨契，他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一派，既无前驱又无师法者。萨契是英国现代小说中著名的讽刺作家，但他的讽刺不是出于义愤，没有任何是非和正义感作为基础，什么都可以成为他的嘲讽对象，不

仅是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愚蠢、虚荣等，而且普通人的弱点他都会无情地加以嘲弄。萨契代表着上层资产阶级的玩世不恭，基本上站在英国文学民主的主流之外，但小说构思巧妙，想象丰富，文字洗炼，技巧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的代表作如《敞开着的窗户》、《托本莫利》、《派克尔太德夫人猎虎记》等都是英国短篇小说的名篇，后两篇在我国已翻译发表过。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九十年代为标志，通常被认为是短篇小说发达的时代。的确，比起十九世纪上半叶，后期的作家——从哈代到威尔斯等人，虽然不是专门的短篇小说作家，但确实使英国的短篇小说空前地发展和丰富起来。九十年代，英国的《黄皮书》——当时出版的一种带插图的文学刊物——为上述作家提供了园地，促进了短篇小说的发展。总之，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长篇巨著丰富传统的基础上，十九世纪后期英国短篇小说取得了重大进展。

英国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新颖的艺术形式，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国外影响的推动和现代意识形成的条件下获得了完善的发展。欧洲短篇小说的两位大师莫泊桑和契诃夫在世纪末具有广泛的影响，被认为是两种经典的短篇小说形式的代表，即莫泊桑式和契诃夫式。莫泊桑的作品在处理上是客观的、准确的、明晰的、简洁的、直率的和冷漠的，不流露感情，甚至玩世不恭，让生活的逻辑通过戏剧性的情节自己表现出来。而契诃夫的作品看上去结构松弛，

形式涣散，似乎漫不经心，是印象主义的。他从侧面看待生活，流露的情绪象烟云一样缥缈，但在微妙之中留下的印象却长期萦绕在脑海中。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女翻译家康斯丹思·迦奈特从原文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引进英国，使二十世纪的一代英国作家由此开阔了眼界，扩大了短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一般公认，在英国，按照莫泊桑的路子写作的是毛姆；而契诃夫式小说的代表是生在新西兰的女作家凯塞琳·曼斯菲尔德。这两位作家代表了短篇小说的两大类型。毛姆的作品数量很大，题材和处理上学莫泊桑，但没有莫泊桑的深度，虽然莫泊桑也算不上深刻。他的名篇如《雨》、《红毛》等都是选择典型的生活片断，通过巧妙的处理来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社会规范的虚伪性。本集选收的《无所不知先生》中的男主人公“无所不知”，乍看起来，是个讨厌的家伙，唠唠叨叨，自以为是。可是在突如其来的关键时刻，他显出了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他人的体贴，并通过那个意想不到的结尾，揭开了他的性格的另一面，使我们增加了对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结果受到嘲弄的不是“无所不知”先生，而是自以为把他看透了，也就是说，在不知不觉之中自以为“无所不知”的读者。曼斯菲尔德却正相反，她不肯定什么也不否定什么。她的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侧面暗示，表现感情的瞬间变幻，以及个人不曾明确意识到的东西。在曼斯菲尔德笔下，她真正要说的往往留着不说，要读者去体会。与毛姆相反，曼斯菲尔德自己的感情和个性都渗透在作品中。在人物杂乱无章的内心独白的字里行间，到

处可以感到作者本人敏感的心灵的颤抖。在她的笔下，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甚至一个目光都可以揭开人生中的重大关键问题。如在著名的《幸福》中，女主人公通过自己的丈夫与别的女人交换的一个眼色，发现了自己一直是被欺骗与谎言包围着，从此不会再幸福了。本集选收的《时髦婚姻》类似契诃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伊萨贝尔与她丈夫的精神境界有天壤之别，简直无法相比，她和她的一群“时髦”的朋友麻木不仁，心肠比金属还冷还硬，他们嘲笑真挚的感情，在漫不经心之中践踏别人的心，他们是完全不可救药的一群。而这一切只不过是淡淡地通过几笔从侧面表现出来的。曼斯菲尔德的小说艺术扩大了短篇小说的疆界。她的出现表明英国短篇小说已进入现代的成熟阶段，与旧时代的讲故事加说教的传统作了彻底的决裂。

在谈到现代英国短篇小说时，有三位作家首先引起我们的重视，虽然他们不是专门写短篇小说的。他们是戴维·劳伦斯、詹姆斯·乔伊斯和格雷厄姆·格林。劳伦斯在一定意义上是叛逆作家。他曾被指控为“淫秽”，他的名字曾不明不白地跟“黄色描写”联系起来。他主张作家深入到人的本能中去，包括被压抑的潜意识。劳伦斯不仅著有长篇小说而且还有大量的短篇小说，本集选收的《美妇人》是著名的一篇。故事中的罗伯特就是一个在母亲强悍个性的压迫之下心理上不成熟的男子，现代文学中有许多作家都写了这种典型。乔伊斯是英国现代文学中的奇人，他的“天书”似的《尤利西斯》表现了一个龌龊的爱尔兰小市民

无所事事、漫不经心的一天里的心理活动，由此开创了英国的意识流小说艺术。乔伊斯在一九一四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还没有达到后来那样晦涩难懂的地步，但在表现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象电流一样的关系方面，却施展了新的艺术手法，使读者对人的内心境界里的曲折和丰富性有了新的发现。格林的名字虽然没有同某一种特殊的创作方法相联系，却堪称英国现代活着的作家中最重要的一位。他著有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此外还有戏剧和评论等。格林虽然标榜天主教世界观，但他的作品既接触了许多重大政治题材，也深入人物的内心。这里选收的《地下室》，虽不是重大题材，却是短篇小说的艺术珍品和各种短篇小说选必录的名篇。以上三位作家写出了现代英国短篇小说中最重要的代表作。

进入二十年代以后，短篇小说越来越具有自己的独立艺术特色，一方面越来越具有诗意，另方面越来越吸收电影手法，很少依靠情节而更多依靠暗示和象征，甚至人物和对话也不是象长篇小说中那样必不可少。现代短篇小说中感情的克制和语言的简洁特别适于表现战后一代人玩世不恭的幻灭情绪。二十年代以来，英国短篇小说发展很快，除上面所举作家外，还有许多名家。伊夫林·沃、赫胥黎都属于老一代，此外还有普里斯特莱、柯巴德、贝茨等。他们的短篇小说艺术丰富多姿，各有千秋。有的只写一个场景，如赫胥黎的《梯罗逊纪念宴》，整个故事就是为了烘托出最后尴尬的一幕——那一群百般无聊的阔老们标榜自己爱好艺

术、怜惜艺术家，可是一旦落魄艺术家梯罗逊动了感情，他们立刻对他呈现出又硬又冷的陌生面孔。柯巴德的《五十镑》笔调最轻松，主题最严肃，给我们揭开了人心的无底深渊的一角，露出了卑鄙、怯懦、出卖，令人毛骨悚然。再如，乔伊斯的名篇《死者》仅仅通过一个人的唱歌就写出了他的粗鲁，至于他们夫妻之间的隔膜以及作妻子的隐痛等等，则完全是在故事之外要读者去体会了。格林的著名的《地下室》更是“含蓄陈述”(understatement)的典范。故事通过小孩子的眼睛来看成人世界，重要的东西都没有直接写出来，可是我们从中知道了在最卑俗的社会下层的小人物当中，如同在莎士比亚式的英雄人物之间一样，也存在着惊心动魄的情欲斗争，而且翻腾着多少罪恶念头的浪潮。这些故事并不用多少文字去描写，却具有十九世纪小说中不曾有过的心理深度。经过一代作家的锤炼，现代英国短篇小说在艺术上真正成熟了。

现代英国文学中，作家兼评论家贝茨对短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进行了专门的系统的研究，提出过完整的短篇小说创作理论，这是英国短篇小说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臻于完善成熟的重要标志。除贝茨之外，还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努力勾画出短篇小说的轮廓和特点，但没有人能够给它下一个绝对的定义。英国著名女作家伊丽莎白·包温有一句名言：“短篇小说必备的第一个条件是它的迫切性，这就是说，故事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作者获得一种印象或有

切肤之感，觉得非写下来不可，至于采取什么形式，则可多种多样，只要它有内在的统一性就可以了。”在这个不成为定义的定义中，包温实际上点出了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的根本特点，即它的灵活性。事实上，纵观历来的短篇小说，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有弹性、最灵活的艺术形式。它可以没有人物，没有情节，没有对话，而只是瞬间的感觉和印象；它可以写感情，也可以全然不动感情；可以是戏剧性的，也可以是印象派的或诗意的；它可以是讽刺的，哲理的，幽默的，也可以是悲切忧伤的。因此有人说的好：短篇小说的形式可以随作家摆布，想让它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只要它有内在的统一性。它在现代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个原因就是它灵活，适于作家用来表现现代生活的复杂性和现代人的意识。

英国短篇小说选不应包括英联邦国家，因为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联邦国家都有独立的富有特色的文学传统，可以单独选出该国的短篇小说选。可是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等则因历史、地理和政治上的渊源，在文学上与英格兰的关系密不可分。特别是爱尔兰，别的文学体裁不讲，单就短篇小说，成就就很可观。乔治·穆尔早在十九世纪后期就接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写出了思想艺术上极有特色的作品，可惜因篇幅所限，本集未能收入。二十世纪的奥康奈尔、奥佛莱哈蒂等人都与爱尔兰的进步运动相联系，他们的作品不仅艺术上成熟，而且往往写了有意义的题材。